

處

實

堂

集

處實堂後集卷之四

長洲張鳳翼作起者

書

與何都運書

雲泥懸阻少別歲計緬懷高標惟勤夢思邈者朱太尊下
車不肖以服爲解不敢隨衆候謁乃辱其折節冒雪先施
禮意殊絕談間首舉門下故知門下眷眷故舊推轂不肖
非淺感當何藝今貧賤之士每不安厥居一遇可扳援輒
馳書搖尾偕重請乞而貴游多若罔聞乃不肖不求于門
下而門下用情于不肖非行古之道者能然哉不肖數季

以來不敢以尺牘特致當道緣吳人善爲贗書干謁竊潤
懼爲所染是用持以爲戒茲高誼若門下而以例不布謝
恐類豚魚是因便鴻少伸感載

荅轉運姪書

壽母之艱已辱賢命婦哭于幃莫于堂儀雖例辭意則心
領矣復蒙不遠千里分祿布虔情懇意篤何忍繁却謹悞
慙以入壽母易簣一無挂礙可稱令終第不得榮以封命
爲不肖罪耳然不肖身上二男三孫亦右軍所謂足慰目
前星兒以婦善生女畜一妾爲求嗣計偶得老親孫女憐
而善視之無何嫡庶俱有娠乃庶復生女嫡竟得雄天意

若鑒其容德而報之也介老不能遠行過則膝席而談倦則對榻而臥無間陰晴寒暑自謂可上方沮溺矣新太尊下車不肖以服爲解不敢造謁乃荷雪中任駕先施禮意殊重談間知得于太寧公之推轂爲多今時舊交雲泥異致便成陌路孰肯吹人寒灰乃太寧不俟求而施區區以不求而得苟無片言以謝何異木石用是作一書侑以清儀幸以致之祈首述此意此公用情之厚如此于同寅之誼益可知也書中已并謝之雍野公祖宅去貴治想不甚遠計當有便鴻一緘附達緣此公托覓祝王刻志幸覓得之托令親陳孝廉寄去不意其不至鄆城以原封見返故

虞夏堂後集
卷之四
一
奉瀆耳先志附去

荅褚蓋甫書

別來再易伏臘瞻戀之私日積月深不肖衰憊之軀罹此
哀痛又計愚兄弟俱近西汜懼弗克襄事乃汲汲營塋勞
與悲并幾從先慈于九原不意今日尚延殘喘也辱不遐
遺特賜慰奠雖素車白馬之誠炙鷄絮酒之誼何以加此
不肖初喪時例辭奠賻茲辱千里遠致不容不破格拜承
率爾附謝門下安土敦仁北南俱宜洛中吳下奚論彼此
雖折腰屈膝暫抑雄心然掇遺珠于滄海聞尺璧于荆山
遂令冰鑑之聲蜚于輦轂桃李之價長于公門計晉陟侍

從翱翔臺首行且不遙無謂信羨非吾土也小毛君直上大毛君雖左次猶可爲驚人之鳴魯雁二老均不肖莫逆先後賓僊曷勝酸楚不獨渠孝子痛也振吾作山中主人且擅濟勝之具羨之而已當時星聚不肖幸奉杯酒之餘權或遠或近或欣或戚蘭亭之感詎不信然

寄憲副石公季重書

久乏便鴻修候無從若國士之恩啣結沒齒匪敢惹也屏仁臺不以遐賤見遺諄諄下問感媿何如星兒亦不敢負恩教日夕閉戶而試院未超中駟宿兒望泮水如望蓬萊每爲天風引船固知數奇人生兒應肖父也時事驚心不

遑恤緯仁臺身江湖而懷廊廟之憂知未免終夜抱膝俚
集蒙按臺李公捐俸今始刻成中多借重并談輅三冊先
志一紙附呈

荅魏甫宗侯書

曩辟以八行付穉修寤寐高雅二十年于茲矣今穉修已
化焉異物而其象賢以今客遊吳因得起居狀齒載神王
何異魯靈光及孟德至復接手教大篇無異面承七子之
諭固知應劉初喪情焉疚懷獨惜其丁盛時致大位不能
建勲立業挽回風化而各以小技相許以爲名高恐千載
之後更自有定論耳孟德好遊自是友天下士者第不肖

衰憊食貧既不能遊揚又無以爲饋愧稱地主如何如何
荅江大理書

劉君自燕都歸傳致手教且述德頗悉良慰私衷不肖
竢株守無能爲門下曹丘生至虛左夷門之德夙夜啣之
恨無機會可以自效仰愧侯耳鐫碑一事乃勒闔邑口碑
惡札本不足副而兼以石工之拙辟則媿毋蒙垢轉益媿
狀言之使人面赤表樹之諭自是門下矢志古人第在今
日似宜含章用晦惟大隱于金門時求情于金矢乃所望
于明哲耳

荅舊按臺大理李公書

客歲寄上祝王小帖緘之經年始得達左右隨荷教駢九
頓啟緘乃知有尊夫人暨嗣君通家文之變令人五內如
割淚與駭俱何助順祐信之理倒行逆施如此豈塞馬宋
牛更有不可度思者在耶竊聞五十無車不能越疆而吊
矧老傳之人年踰五十千里之外不啻越疆祇焚香北望
百叩而已未由効炙鷄絮酒之忱如何如何遼海之役雖
稱結局終不出試士策外播酋弄兵計廟堂自有石畫第
聞其以丘諫爲名亦是一大機括倘因而改圖則上有轉
圜之美下開遷善之門此而不解甲則討罪者有據肆逆
者無名矣不爾彼方用以收人心而我益因以失人心不

知犯人之憂何時釋也拙集賴分祿得灾木屨許弁以片
言無任延佇

與蔣公鼎論湯倩書

曩者湯夫人突如其來非禮交也而愚兄弟更衣以迎次
日弟姪擔儀造請亦云致恭矣乃閉門不納可謂禮尚往
來乎夫湯夫人嚴疑之望素著于憲副君強壯之年非一
日矣積威之劫豈獨不能制其婦而令敢相抗乎大都婦
繩姑之武以制其夫既非齊眉之義夫假母之威以報其
婦亦豈正室之宜揆厥所自不過緣臧獲之譖以啟反唇
之疑在賢者當委曲掩覆上不失承顏之常下潛消反目

之隙可矣而乃畧糟糠之誼爲媿婉之圖然指鵲巢之成
忽爲鳩逐之計亡弟有靈目且不瞑矣方亡弟蓋棺之日
所存膏腴半千愚兄弟可得而有也不敢自潤一旦舉而
歸湯氏是屬之息乎屬之倩乎將屬之息而使分所入以
給孤寡乎將屬之倩而使挾所有以凌室家乎亡弟雖死
毋謂秦無人也此等舉動在無事之日且不可况多事之
後禦侮之餘乎卽弱息愚聽有乖婦順生男育女二十季
餘矣賢者既能含容于二十年之前獨不能少忍于二十
年之後乎今蠲目前之小卻養來秋之大奮使二室無慚
于冰玉過庭克遵乎詩禮不亦善哉使在他情無責矣特

責備賢者不能不爲煩言又恐傷親親之情機而愈疏故
敢布諸記室以祈委曲轉致倘得緩頰俾之深思不爲人
所捧腹幸甚

續與湯倩書

貴宗九老至道太夫人以弟婦不出迎爲譴斯不出也蓋
自足下向過面諭之日計已預定矣大抵閨闈之性易于
激發而難于平和頃者弟婦大病不知人者數日辱足下
爲之迎醫療治此時太夫人未常遣一介相問則彼此情
意踈曠可知矣一旦以不平之言加其所生則必怫然怒
倘病後癢發昏厥則舍任痛其母必唐突太夫人或遂不

避則此怨不屬之太夫人則屬之足下是以不可解之戚而成不可解之隙也愚計不令相對意念深矣然反目之端反唇之乖寔啟于弟婦緣弟婦素性孱弱每事一順亡弟故亡弟畜妾婢畜戲子畜外姬得肆意聲色以致雁夫折厥女視此謂覆車之轍故動制足下若束濕然足下高明始猶諒之久之漸不能堪此亦人情之常而抵隙者譜從而生猶之木朽而蠹生之矣今足下遂爲所蠹帶兒女之情短風雲之氣不爲卧薪嘗膽之良謀而爲削髮披緇之左說不祥甚矣諺云家和萬事興足下之家和處寔少欲與寔難尊公有靈想亦不願如此今之進說于左右者

非欲乘危以報私怨則欲相機以漁厚利僕與足下既無怨隙亦無覬覦故敢以藥石之言進幡然悔悟寔有望于賢者惟足下屏居深思不煩見荅也

荅丁孝廉書

竊聞朱家之庇季布孔融之留張儉王郎之匿劉陽邠原之全劉政以爲理固當然非可以爲德也嘉惠若在平時則不爲傷惠若在此日則令人不可當敢借諸品用代奉侯魯仲連云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僕不自揣竊附于魯連之義幸原之

荅張彥升書

得手教知足下爲大將軍羅而致之幕下固知大將軍能
得士亦喜足下能擇主由此贊幕中畫奏塞上勲其視泥
塗曳尾之老無以自見者何啻百尺樓上下哉顧不我澄
遺復舉而置之齒頰間厚道也讀楊淑人志狀二刻知大
書自鍾元常來大有根契非晚近師心逐時好者比敬服
大將軍所委課去其誅綠道遠無能效登石之役照行款
書油紙其背以水硃填之便可登石此卽吾鄉所謂鬼過
關法也恐邊地刷手未解此及之

復蕭大將軍季馨書

下走自弱冠有意用世鉛槧之暇每事韜鈴計得膺一命
或有以自見中道以毋老謝公車遂末由報國雌伏以來
幾三十年矣明將軍英略蓋世勲銘景鐘下視蓬累辟則
晉壤何以進之存間也昔人有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壯心未已捧讀明將軍手教能無起于甲壯心哉
顧智慚許歷何能展謀才乏陳琳奚當草檄徒馳神于秦
雲關樹而已明將軍長城半天鎖鑰萬里元凱輕裘修期
露布當勒燕然封狼居胥磨崖一片紀績千禩俾下走得
効毛穎其間托以不朽庶幾宿抱少有可酬耳若東南巘
壑何足攀謝傳雙蠟哉承委尊夫人哀誅率爾課復來鴻

鼓翼安得思如孝若彥伯手揄揚萬一也

答李都督書

恭承嘉惠不遠千里慙勤授簡許以摛藻昔李百藥年老才壯齒宿意新節下豈謂下走其人哉慚何敢承第雅意不可虛辱赧顏復教殊不足揄揚勲勞若夫舍舊圖新文俚質雅詮次有度抑揚有則似于邇來諸詞家不無片長其他特輿論于簡中寓隱憂于言外更弁以小序不憚贅也倚節下賞鑒敢効東方高自許可亦猶之千里之足困于鹽車遇伯樂而仰秣耳奉使材官謙抑明爽所謂向見雷將軍已知足下軍令矣健羨健羨

荅李大將軍秉和書

下走以親老不赴公車者幾三十年于茲矣既不能爲轅
下駒又不能効幕中畫下無以起家上無以報國乃明將
軍不鄙置之存間累篇重幣輕千里見投承以悞慝末由
圖報恭惟明將軍提烏合之旅擊負嵎之寇雄戟朝揮播
氛夕消遂令兒子以孱生附驥得借餘光家報微書頌述
使三江垂綸之夫不覺起封狼居胥意時漫成一律應之
殊不能道萬一而明將軍不以爲譴復在贈荅雖王翦採
謀于許歷淮陰東向于左車何以踰此蓋不獨詩格翩翩
軼岳昂郭也明將軍奇功冠麟銘之景鍾勒之燕然下走

不得以毛穎之役効勞片石卽司馬之不得與封禪歎猶是矣來教倚韻奉報以硃報珠如何如何

荅毛公輿節推書

別久懸懷每聞仁聲風傳自江右自足欣慰令叔以年家世講之誼不棄貧交竊叨蘿附然亦得門下夙昔所許可力也弟自殘臘病痰火至新正纏綿四十餘日幾至委頓今始少甦耳 明詔之諭自是盛典當自有人膺之豈長林永棄之人所敢覬哉門下才猷政績自當推冠各省不獨一方而已乃未光薦章豈持公論如鄒南老諸公獨默默耶

與傅伯俊書

賤走自雌伏以來不作遠書惟問至乃甚蓋二十年而逞
非獨于臺下憇也近見除自知一麾出守乃得重慶士民
方爲臺下難之而走以爲必出蓋急難讓夷勞臣之節盤
根錯節可別利器耳近見李大將軍材官訊其主帥所與
交徃共事及同酒杯之歡乃知臺下開府于此第令執持
故態漠不相聞人情乎乃口占一律登之扇頭佐以石州
俚詞奉寄庶臺下知衰謝故人猶爾苟延未填溝壑也下
走二子三孫足慰目前研田筆耕僅以餬口第追惟疇昔
福屋臨吳忘形劇談則不可得耳書祈必達不煩賜報緣

六千外之程難責浮沉七旬外之人不保風燭耳臨書無
任馳神

再荅蕭征西書

幕下張朱二賢南來辱手教蕪以穠貺布衣韋帶之士曷
克任此明將軍長城萬里圖形麒麟不朽之業取足輕裘
緩帶間矣乃下采葑菲不遺冰虫雖欲効薄伎于節下其
如榆揚莫證何崆峒之行覆甌可耳

復王開府書

客歲吳孟元北歸出示忠勤堂帖焚香盥手啟閱殊爲創
見僭評數語不自知其冒昧也何意濫入鉅照遂叨葑菲

之采登之貞珉俾獲附驥肩勝慶幸復辱輕千里飛手教
燕以重貶九頓以承旣感且慙輒以清儀附致芹曝匪敢
云報也

寄徐光祿書

曩自留都瞻晤辱曲推年誼特賜款洽盛德雅度啣之心
腑忽忽數年于茲矣簪薜異路雲泥阻修未由通候非敢
自外于高賢也恭惟門下勤宣無斁望重朝野太列三事
次第延登清朝碩輔知首推矣茲以星兒例遊南雍敢令
一登龍門計體舐犢之私推屋烏之愛必以兒子視之敢
此冒昧

致金黃門書

奉教以來動踰歲月緬懷何如家門慘禍創巨痛深曩猶
予入京意在遍訴曾具啟與之中道而廢知己浮沉莫得
其故意門下亦爲扼腕也茲以星兒欲避中傷勉遊南雍
敢具候動定幸推通家之愛曲爲教掖至懇

謝陳國博書

雖伏株守末由一見除目初意門下偕重北雍也緣是星
兒南來未及專啟迨兒歸來備述眷款之雅提撕之誼旣
感且慙何可云報門下大隱四門探索竒秘從容著述毫
端千載行且逸群石渠不獨超乘臺省望之望之

謝沈懋所書

曩者星兒登龍冒昧塵瀆乃辱念通家之誼曲賜青聆俾
困躋之士得揚眉吐氣於大君子之門拜惠渥矣再辱手
教見荅兼以精貺捧誦再三合門感戢小兒雖恭養膝下
然復班之期弟自促之當不令遠第聞門下提躬過慎槩
辭例餽雖云亦各言爾志然廣文官冷恐不便僚采惟體
伯玉獨爲之仁少通伊尹一介之操是頌是禱

復杜將軍日章書

不佞自結髮事舉子業卽思文事武備不可偏廢故雖矻
矻窮經悉力佔俾而牀頭架上未常不設陰符之書韜鈴

之具以爲異日或叨一命可厠邊疆之選以當一割之用
願七試京兆四躡春官年近五十筋力向衰而小人有母
年已七十不容不謝公車而扶潛輿息忠猷而就孝養二
十年于茲矣蓋文事武備兩無成也中間雖常游神騷雅
留心選學不過悲歌當泣無意名家何意辱葑菲之采哉
門下雄材偉望壯齡全鋒世濟將略累肩重任行且懸金
印于肘後銘功景鐘圖形雲臺而乃操觚染翰敷文秦懷
剖劂則煒煌簡帙捧讀則膾炙人口其于文武之業殆兼
之矣而乃不遠千里下問兩無所成之人漫無以報得無
厚顏一序一詩率爾塞責知不足入大方之目如何如何

復王別駕書

所委率爾書去但欲蠅驥同遠不計纓褐並列真如蔡少霞書蒼龍溪新銘祇覺仙凡不類如何如何

得雨後致申少師書

逕啟亢旱浹旬土龜禾瘁桔槔僕僕莫慰嗷嗷恭聞台臺情垂下濟念切已饑動桑林之禱以爲同鄉諸賢大夫偕固上蒼之所默鑒下民之所騰頌也若乃當道勞神民瘼晨夕祈求舍車而徒不憚赤日遂令感格有徵商霖時降四境沾足萬寶可期窮簷鼓腹端在茲矣計吳城父老之意欲得靈雨一碑不能無覲于台臺倘不靳大筆俾衣冠

景從黃赤快覩則不惟一郡之乘垂訓于將來且將五行之志流光于史館惟尊裁之衰病之軀自當以服爲解經時不敢冒昧竇閣敢具代面白

荅曹撫臺書

伏承俯賜台教下頒䟽草焚香啟緘九頓快讀興革損益言言石畫黜陟激揚井井冰藻真可頡頏秦漢衙官唐宋誠哉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倘佛頭着穢是自嬰罪過且令海內有識者見之必以爲彼何人斯而冒昧若是是以管再濡而斂手思欲搆而中輟誠自量也田光所謂臣精已銷亡矣何堪荷此重任哉是用百扣辭于記室

復趙仁甫書

李使君傳致手教快讀大集種種逼古不朽業也及閤太夫人志千里阻修大禮俱缺愧愧然已知門下服闋矣子道旣無歎臣道謂何江南諸郡俱可爲望之三輔之試毋專効長孺薄淮陽也前詩旣登扇復奉寄一律見意春風啟路佇望仙舟

荅舊郡守孫使君書

臺下三吳之澤未泯三輔之試方新開府持衡計日可俟固山澤野老所倚杖而望者何忽起葦鱸之思豈難進易退之節一如古人哉其如蒼生何所委一一課上第連日

陰晦兼以呵凍致不能佳耳隆貺領謝

荅兒子原正書

書至知蕪總臬政綱舉目張善甚邇來閉戶索居自安衰
耄禮儀俱廢未及寄賀乃辱先之悞慙區區以先慈九十
不及稱觴嗣遭仲氏之慘身負反兵之愧不可謂兄弟無
故緣是例辭親友之貺卽元旦已告諸門矣第雅意遠至
情難徃復強顏領惠感感外菲儀奉祝非所以爲報也次
兒遊泮皆荷素誨乃復寄賀厚如之何卽已付之當別致
謝

荅黃開府山東書

下走一介老明經曳尾有年固知世棄君平矣緣是引分
自安孤陋卽生平交知己致通顯亦不敢冒通一書惟問
至乃荅矧慕龍門而未登者哉不意明卿大府垂情曠壑
遠惠教貺兼以瑤華許可過隆登之佳筵奉揚仁風曷其
有旣率成二律不足云報庶幾雷門不誚布鼓所委扇卷
漫書近作以復

荅兄子原正書

得手書知兼攝庖祝煩劇之任正長才所宜不然何以別
利器善甚且位益尊祿益厚藉此正可報稱毋嘆賢勞也
老夫老態日增每一構思便覺眩暈故以作文自戒開府

公之委乃千里專使誼不忍辭一傳一詩勉爾塞責無妨
潤色也

與沈秋官書

客歲星兒冒昧登龍重荷曲成俾長聲價得遂歸省啣感
之私何日忘之茲因復班叩謝闔吏弟年浮于德辱與歲
并兒曹見其如此不忍遠遊而弟強之登道是以其來徐
徐知不免愆期之譴如何如何計門下爲德必卒不知可
一借青盼否

荅湯侍御書

陳貳令返棹再辱厚贖令人悞慙拜嘉且悉得居廬大孝

感格開霽狀固知一念直可回天令觀禮者嘖嘖稱嘆咸
思爲孝子詩言錫類于此有徵矣二令舊爲下吏自應效
勞奔走云門下以客禮禮之故不敢當而促歸然亦徵門
下禮下盛節矣封公勒石得廁賤名于末何幸蘿附二扇
課納

復方侍御書

山澤老儻久棄清時乃爲毛儀部叔姪過爲獎借上溷清
聽泰順南來遂荷教惠遠頒恭承曷勝泰順談間每感年
誼之厚遠邁今古故知彈冠結綬良非虛語令人想望風
采神夢俱馳尊委課上不知藟莢亦足採否

復蕭明府書

客歲辱冒雨垂顧愧非季主幸承賈宋至今談之以爲光榮別後用素扇書自壽拙賦意欲面呈未得奉寄茲拜教賜蕪荷二箋之委率爾塞責并以附上幸一笑存之

荅孫大司馬書

惟公秩登八座位重樞臺乃垂情蓬蒿故人求之古昔亦豈多得下走衰慵日加無一善狀可述於左右今年水災實爲異常不獨子桑病矣而民將爲魚幸藉賢有司苦心條陳而撫臺焦勞拯溺荒疏懇惻已動天聽民之回生于是有望若下走硜硜株守自同寒蟬何以置喙其間哉

與申罔卿書

國是紛遯道揆罔樹正明賢左次之日第草莽野夫鼓腹
抱膝爲杞憂耳得疏稿容掩闕快讀俾饘食者知時事幸
甚顧杖朝無因不能効較固生發力行之論如何如何曩
見崑源借重致虔并述不得專造之故達否重覲下頒鎮
次懽慙九頌附謝

寄石郡公季重書

品如溫太真當時尚有第二流之擬惟公之品藻獨以第
一見許雖李疆之于君平龐參之於任棠誼不是過生平
知已何日忘之別來感與日積末由寄緘今犬馬齒衰八

十有三矣祗恐一旦先朝露則此衷終無以自布故因韓
生入楚屬之紆途通問下走矻矻食貧經經自守而不敢
少踰節槩庶幾闔棺事定誠不敢仰負知己幸二兒俱廁
青衿之末諸孫亦有四人所謂足慰目前僅僅惟此知明
公矜念敢爾及之郎君長丈入對大廷行且不遠我公東
山之興倘可少借以慰蒼生第國是廟謨人妖物恠紛紛
可畏不知究竟如何如何

復舊令君祁刑部書

治民病痰火決旬岌岌待盡忽報教至計大序可得不覺
垂死病中驚起坐也啟緘三復無異九還雖許獎過隆而

洞燭肺腑能不矜知己乎昔人謂士為知己者死民即死亦含咲九原矣矧緣斯而迴生氣哉隨命孫設几中庭焚香北向百叩以謝因借筆孝平書以登梓茲先印呈倘因玄晏推重三都或有肩之者可以續寄第未敢取必耳

復焦弱侯太史書

自丁丑北歸方舟途悟回首三十年而遙恍然如隔世事今門下雄飛九天之上弟雌伏九地之下又判然如隔世人緣是久不得聞問何物釋子詭致弟書中間得無有所瀆乎弟則不敢也茲承教兼以多儀領次悚惶弟老而食貧餬口傭書以待盡耳門下許與過隆何敢當何敢當

吳若歸吳得起居狀二復瑤刻種種有益世教令人神遊
鳳臺之下不獨企羨而已白傳謂人生相見是何年臨書
不勝依依

復韓令君書

某某世之爲仁之風素無由禮之訓犬子適遭其厄宜矣
既荷仁臺憐以雷電始知破膽似有恢容仰祈霽威存法
中之情啓遷善之路則愚父子兼沐曲成之恩矣疲曳不
克躬謝敢此代面

答蕭大將軍李馨書

不奉聲教忽忽四易甲子乃荷不遺書惠再及豈部曲諸

原缺

慘失去長孫神思憤憤支枕待盡緣是久謝人事適拜手
教令人汗顏不佞何人斯而敢先諸公果爾便是佛頭着
穢且顧厨俊及之號亦非可易易若不佞又不當濫廁其
間矣率爾謝來稟誤加一晚字完璧

復朱生周書

疲曳慵叟杜門里巷忽接手教何異處幽谷不聞鈞天哉
第許與過隆擬非其倫令人厚顏汗脊耳扇頭新詩翩翩
三復愉快大慰神交惜病運方戒構思未得仰報如何四
集駢錫如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容卒業以復承許返棹
見過喜甚第八旬之人越歲之期存否未可訂耳

訂蕭父曹書

辱許惠臨雖乏供帳而不敢嘗食之心持之浹旬矣第緣陰雨無由翹望車塵耳過此運舟漸集兌政方嚴無暇虞期茲幸少開霽敢以明目爲請得賜金允至荷

弔陳解元居一書

久不相聞所聞殊駭聽未敢以爲真問之旣真殊乖降祥之理顧老耄不得越疆而弔者三十年而遙無能爲情漫成一詩登之素扇用佐香帛少申唁私幸矜而原之

復許覺甫書

昨承示改竄積善菴微雨作知兄轉丸可占日益僕客歲

有客徵焦山詩時長孫病殆心緒作惡勉爾應之近爲人
題扇寫至第三勝槩由人重句不覺改作高士藏名目似
稍爽豁明日復改日字爲後字鄙意始安固知製作不可
憚改也因兄虛受并白

謝魏掌教書

晨承惠臨僕方以眩暈昏睡坐失倒屣起聞諸公雅意大
都欲曲爲僕推轂犬子癡魯聞父當嘉聲亦甚欣感可
見好名乃人之常情而在僕則用以爲懼大凡名浮於實
造物所忌有不虞之譽必有求全之毀此固相爲倚伏之
理矧僕旣衰耄待盡自安食貧若復轉費筆札虛勞書佐

漫無以償恐生怨尤且聞者不諒僕匿跡逃名之素且當
蒙違道干譽之譏顯此懇謝萬祈藏拙

復蕭都督季馨書

嘗讀岳武穆滿江紅詞及送張紫巖北伐詩固知千載上
下皆有文武吉甫獨惜其身遭季世不能盡展恢復之畧
故操觚之時不無悲歌慷慨之意若大將軍生際熙世歷
建奇功守在四夷而獨以一身長城半天輕裘緩帶雅歌
投壺所謂朝驅猛將破堅陣夜集詞人賦華屋者不爲虛
語且也獨與騷人詞客更唱迭和其視美人歌舞鶯燕後
車者又有間也獨自愧硜硜鄙夫旣不能勒班固之銘又

不能草陳琳之檄夢遊蟠溪坐老歲月不無伏櫪之感耳
所諭會晤之期殊不可必蓋北門鎖鑰方於大將軍是寄
恐留都坐府尙未有期而滌汜之人易填溝壑也承委書
區一如彥升指示課上第愧無子雲飛白可額皇皇之堂
如何如何

復舊太尊石憲使書

令親保障至吳未及圖晤末由悉吉履賤子硜硜一介受
眷臺下二十年而遙所稱知己於天下者指無俟再屈邇
來此風豈復可見哉曩年臺下以較禮不屈飄然返棹海
內高之本非薄淮陽也茲以清望起家大慰蒼赤北山之

文胡得而移也遠辱千里分祿下賧貧朽百叩以承馳神
鏤骨大刻未及焚香展對尚容申謝

復韓令君書

多品駢錫媿不能當特以尊者之賜恐冒不恭謹對使九
頓以承感謝星兒文書幸蒙臺下曲體適發儻遂觀場皆
恩賜也領文時附上委扇不及點檢中間戲書數字以規
書記欲令見之後不復爾且以全臺下禮下之素不意唐
突電照愧罪何可言金焦二作頡頏鮑謝至鶴林招隱之
什則又與開元爭道矣吳門行備知其難自非舊令君身
履之不能摹寫如此臺下獨能易其所難宜致健羨也

啟

謝徐按臺啟

伏承觀風之初忽下表宅之典謹九頓以拜賜愧一介之
莫當恭惟仙鳧向闕去思懸萬姓之同情驄馬時巡來蘇
慰百城之佇望秋霜肅不言之化冬日藹無恩之仁居崇
聽卑采上千之浮譽移文渙號炳下濟之餘光雖察孝舉
廉爲憲體之所重乃樗材朽質宜工師之見遺幸叨一顧
之恩頓增百倍之價困幾越石獲見收于晏嬰賢匪不疑
誤蒙知于暴勝何意蓬蒿不剪之地冒辱松栢挺然之旌
識途之庸固無可展伏櫪之志亦藉少伸敢不益堅益壯

以自期仰副生我知我之曠德特陳辭以稱謝容從吉而
扣關

謝撫臺趙公啟

恭惟台臺德澤同熙於冬日普照不偏明睿旁燭于秋毫
片長悉錄道宏徧覆施及纖微功廣覃敷賚同側陋某青
衿隊謁昔幸覲夫龍光白哈私居今已甘於驥伏雲泥懸
阻瞻戀末由何意躬承下濟之深仁旁採上干之浮譽旣
頒表宅之典復申錫獎之恩九頓欽承五內鏤戢卽擬江
干叩祖少申攀車之忱願以服色引嫌莫展拜賜之禮冒
陳愚悃仰祈垂原謹啟

送徐按臺啟

恭承台臺下車以來一草一木均被覆育樛材朽質尤荷甄收方擬追隨同袍九頓閭吏乃聞太夫人賓仙之報百城同悼五內震驚仰惟伯樂一顧之恩竊蒙智瑩實出之德顧素旌遄發瞻戀末由謹具清儀聊代香楮頌德一章統上記室伏祈節哀強飯爲國自珍臨書無任皇悚

謝曹無臺表宅啟

恭承殊恩表廬謹具啟陳謝者伏以曩叨蕃錫已占膏澤之施茲荷寵旌載沐甄陶之及榮踰分外感與媿并竊惟非公不入雖浮慕乎前賢寡過未能實有慚于往行乃蒙

廣輿記卷之四
台臺之隆獎爰同側陋之明揚甘露自天仁風動地顧
硜株守尚不免張湛詐善之譏惟拳拳服膺庶無負澹臺
接武之誨謹對使以拜嘉聊陳辭而申謝

復周撫臺啟

曩扣謝閣吏未敢請對乃荷接以殊禮錫以溫誨五內榮
戢無可云喻卷画點污方惴惴俟斧鉞乃既辱弘宥復霑
許可憚震交集如何如何續委專俟卽發當勉策駑鈍第
恐俚詞惡札不足以副嚴旨耳率爾不恭

謝鄧按臺啟

恭惟台臺秉節臨民肅霜威于一路褰帷渙汗沛膏澤於

三春用世乃垂名竹帛之仲華鋤強卽揮劍截蛟之應遠
寬猛相濟張弛相三尺之宜勸沮並行鼓舞協萬夫之望
章疏和鶴鳴于柱後衣冠仰龍德于車前自分中野駑駘
久乏識途之用詎意高臺繡斧忽垂顧盼之光鈞語一評
聲加百倍文鏹三錫穠若十朋雖信陵虛左于夷門不是
過也卽晏嬰脫驂于越石何以加諸董頓首以拜嘉隨陳
詞而申謝董啟

謝韓鹽院啟

仙臯向闕吳中懸去後之思總馬重臨江左慰來蘇之望
安民足國允協周官理財正辭式符易傳衣冠鼓舞瞻光

霽於臺端頽朽踣跚仰仁聲於節下豈期頌曆之日并分
養廉之需黍谷生春寒灰播燠敢九頓以欽承附一辭而
陳謝

復韓鹽院索書啟

恭惟太山在仰寢丘蒙撮土之收北斗流輝幽谷荷容光
之照顧苟延之樗朽叨廣被之棠陰表廬則白屋崇于五
城頒祿則朱提重于九鼎收羨馬骨感一顧之餘恩藝稼
冰臣下重巽之申命敢勉策駑鈍上塵藻鑒幸宥操觚之
亦箋并恕買航而稱謝

謝徐撫臺表乞啓

恭惟台臺望尊獨坐仁覆半天下車則千里春陽約已則
一腔冰蘄固士民之所愛戴公私之所利賴也某甘糞食
於市屢久安雌伏仰栢臺於霄漢未効龍登豈期赫赫之
崇褒下逮硜硜之末品願鼠腊何堪充璞愧魚目叨竊稱
珠卽應展九頓於中庭庶不虛一顧之鴻錫第爲禮必須
乎筋骨計入門當致其鞠躬偶嬰趙元叔疾動矣膝之虞
恐蹈司空圖墮笏夫儀之咎是以望門屏而止足瞻蔡戟
以潤心伏冀矜原無任惶悚

序

汪子贅言序

夫太上忘言故尼父亦以爲予欲無言言之貴于忘也尚矣而亦有不忍已于言者若河上公之道德五千言漆園吏之寓言賈山之至言仲長統之昌言不皆言乎顛言人殊而不可以言贅也昌朝固思爲一言者而以贅命言者何夫在身爲贅疣在人爲贅婿言其可無有也贅矣而又奚取于言哉不知君子之于言也期于道而已苟千萬言而于道乎無當則不惟千萬言之爲贅也卽一言亦贅也苟一言之幾乎道也則不惟一言之非贅也雖千萬言

非贅也昌朝之言何言哉以言乎道德性命則旨而文以言乎消息盈虛則約而理以言乎人情物理則肆而隱以言乎是非可否則嚴而辨以言乎進退存亡則簡而普天下之嘉言也是言可有而不可無者也而曷言贅也贅之云者思忘言而不可得也若予非知言者復以徵言故置喙其間斯則贅而已矣

毛母王太夫人介壽序

丁酉之歲仲夏之朔其日惟良爲毛母王太夫人七十誕辰其子客將羣而稱百歲觴于其堂相謂予曰子于毛也爲世姻爲年家又善其子聞太夫人之賢也習可無言乎

予曰唯唯國初有王光庵先生者隱于醫以鏡機避地稱
吳中其後之人有吏部公者以清德表鄉閭乃其從子王
先生子美遠繩光庵德業是生太夫人太夫人之母卽太
史文公巽女也博學能詩時以女誠訓太夫人故太夫人
自幼知孝敬習禮義王先生爲之擇婿誠重之矣方是時
文學毛先生以中丞孫孝廉子就外傳甚著英慧王先生
見而器之思以太夫人妻之請之太史太史曰宜質之吏
部吏部曰宜于是以太夫人歸焉太夫人以吏部爲從祖
太史爲外祖中丞家爲家是宜侈心尚大而持謙履素抑
亢敦儉入閭閻之門而執荆布之節處雕藻之宇而追鹿

門之風俎豆之訓徵于三芝樹仁之慶表于五桂其枉室
爲女鵠其于歸爲嬪則今爲母儀則子孫遵其訓女婦薰
其德婢僕啣其恩嘻嗚噫均靜方並用則其于壽而康也
不亦宜哉夫七十古所謂稀年也似不易得矣然得之未
必有子有子矣未必賢有賢子矣又未必皆賢皆賢矣又
未必皆有孫而太夫人咸備之是豈可以幸福于天而謂
之偶然者哉要之孝敬以敦其真純慈和以毓其潤澤貞
靜以培其根源義方以裕其枝葉者皆有以自致之而非
襲也客曰信如是則過此而躋上壽臻榮封亦諒有可必
者于是酌卮酒次第授太夫人之三丈夫子以進之太夫

人太夫人色喜而飲之不辭是爲序

嘉言摘粹序

夫羅羣植以充構則南山斜谷莫非取材列百珍以登俎則野毳海羞咸堪備旨顧入大盈者涉獵魂搖行山陰者應接目眩不有採其菁華曷云便于掇拾吾友姚君徹昌思奏公于枕苑欲嘉惠于文林乃出畜德之緒餘撮博極之要領述單詞于五千文字之內簡確論于四十萬言之中子自老莊以及董賈史由左國以迨馬遷文事武備則選學與陰符兼收理財正辭則論衡與鹽鐵並採上自三代下至六朝語語琳琅言言膾炙理有互發或罕譬而躍

如旨可相觀多言小而喻大俾秦懷者探諸囊底令操觚者取諸宮中隨識大識小皆拔其尤任大叩小叩堪滿其量固非鮫人之獨泣賈胡之腹藏也裒爲十卷創成一家不獨藏之名山亦將公之同志剞劂旣成赫蹄增價問序不佞僭述其端

兩征述叙

按班叔皮有北征賦則避難涼州作也曹惠姬有東征賦則隨子任陳留作也至若潘岳憑軾于西征張纘述職于南征皆以征言矣茲云兩征述者何吳伯度走兩都時紀所閱歷也予家去攜李百里而遙且門外事所罕聞知故

未詳其出亡故至聞闕墻則非予所當言第聞其遭遇有
可以知其人者易曰明夷于飛垂于翼三日不食主人有
言言處明夷者所如不合也而伯度獨不然乃有若晏嬰
脫驂于越石父者有若聲子班荆于伍舉者有若須賈解
衣于范叔者有若漂母進食于韓信者有若濮陽舍匿于
季布者有若孔褒捐生于張儉者有若羊卿倒屣于趙壹
者有若高漸離悲歌于荆卿者必其人溫良樂易望而知
其賢也不爾而何以得此于人哉卒之金矢平反肺石昭
雪相如倦游而反棹丘遲彌楫而還林棧道旣涉周行斯
履逆流河水化爲平波痛定思痛宜有是述矣然鹿門煙

月足爲故人謝庭玉樹桑榆可卜否泰相推盈虛倚伏塞
翁之馬失得勿恤宋人之犢父子俱全亦足幸也筦子云
閑福在除怨鄴侯以爲臣好道不與人爲讎誠廣之以玄
之恬澹開之以禪之空覺則斯述也且可以棄馱視之故
不辭書其首簡

人鏡陽秋序

天下之語鏡萬者莫大于日月故立成器者象形而鑄之
鏡是鏡也豈惟器有之人亦有焉故曰以銅爲鏡則知妍
媸以人爲鏡則知善惡鏡有古今人亦有古今古鏡可以
鏡物今鏡亦可以鏡物古人可以鏡人今人亦可以鏡人

若千秋金鏡錄蓋取諸此也新都汪昌朝氏輯爲人鏡陽
秋先之以圖系之傳而復爲之贊若有嗟嘆之不足又從
而歌詠之歌詠之不足又從而舞蹈之也者非欲以人爲
鏡而興天下于忠孝廉節者哉故雖上遡于三王而不爲
遐邇下迨于勝國本朝而不嫌于習聞內舉于庭闈而不
嫌于阿比觀于圖而衛協之乘離陸探微之孝經不得專
美于前矣觀于傳贊而太史公以下諸史之論贊可以並
傳于後矣客曰是編也其目則四其卷則二十其列之爲
孝者若而人列之爲忠者若而人列之爲廉節者若而人
則于史傳之所紀載得無遺乎苟有遺焉何以鏡也予曰

不然伯夷叔齊殷人也而耻食周粟孔子嘗以爲求仁得仁矣及論殷有三仁而夷齊不與焉蓋聖人之與人爲善就一時舉一人就一人舉一事苟可以鏡而已必欲其無遺而後可以言鏡則黃虞以上豈無其人而史病于莫考閭巷之下豈無其人而人有所不聞又奚以稱鏡哉夫惟法聖人鑄鏡之心而爲之鏡則不必鎔若耶之銅成盤龍之巧而典刑具在何人非鏡不必面玄枵仲呂之祥對舞鷄鳴鳥之珞而善學有人何鏡非人信乎其爲陽秋也客憮然問曰有是哉子其書之簡端

四體唐詩序

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而什存其一爲風爲雅爲頌各有賦比興在焉初未嘗有定體也迨漢有河梁體則五言有栢梁體則七言體始別焉沿至唐則自六朝之對偶而變通之五七言皆有律亦各有絕句號之曰近體回視古初不無少變而一時尚之用以發紆性情描寫光景頗爲切近精實故當時應制亦多用之若聖春宮侍燕遊若官中行樂若興慶池諸作及清平調三首是已晚近世擅名海內者喜相許可爲名高家推騷雅人稱屈宋方且衙官近體蟻附者羣而趨之及登壇授簡雖一律一絕多于情景無當此無他浮慕乎古而下視近體故也罔卿勵菴施

先生方延登熙朝而一旦以思尊請告閉戶澄襟研書賞
理慨詩教之日靡將有關於政理也思挽回之必自近始
乃取唐近體遴選之以示之鵠凡品彙及中興間氣河嶽
英靈等集莫不䟽觀樂玩而撥其尤焉誠秭林之捷徑文
苑之階梯也不佞于先生雖嘗叨竊附驥一水非遙然搏
扶尾曳不相聞問者始三十年于茲矣一日先生枉駕不
佞倒屣大慰契濶固知今人未嘗不古也別去無何而以
是編寄示且屬余序焉不佞知先生選詩取近體意自有
在是用題諸簡端

宮保大司馬楊公八十壽序

萬曆庚子月日爲太子少師大司馬楊公八十誕辰臺使
者循格以請 天子下禮官議如所請遣郡縣行玄纁之
禮時元老列卿大夫士執爵上壽者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不佞從姪文竒先自貴陽書囑其子如城授簡不佞令效
華封之祝蓋從姪幸聯潘楊之誼而如城卽公家督孝廉
之情也當是時綸溫綉輝璧聯珠映豈容以野人之語廁
皇皇之堂哉顧樂調八音而匏缶不備不稱全音味列八
珍而蔬韭不設不稱具旨今日所爲匏缶蔬韭者舍野人
之語奚當蓋大德必得其壽自古記之矣豈獨聖君有之
賢臣亦有焉公自游黌之日以至釋褐之辰自筮仕之初

以至延登之歲自懸車之始以至杖朝之期其素心冲抱
淑止懿行有更僕未易數者中間若清仕路通水利疏錢
法間將率勒之口碑登之國乘又皆章章著在人耳目無
俟贊述所謂大德者非耶則其杖靈壽膺盛典作清時羽
儀爲百辟表率者豈倖致哉夫存問之典古未有也自漢
世始然特行于韓徵士龔大夫未聞有以爲大僚華寵者
得之蓋自國朝始亦不多見近惟吾師華亭陸公嘗蒙之
矣今華亭公且九十而盛典將至蓋二百年所罕遇之儀
于大江之南已兩見焉所謂壽星在吳者信有徵也公之
德望與華亭埒且其壽華亭之文自謂步趨華亭進師其

進退師其退則加此數年繼華亭而載承寵錫爲名世平
格之臣者非公其誰憶往昔赴公車謁公于司空官舍見
公休休兀兀神王氣完無異壯年抵今三十年而遙矣而
公之神王氣完猶昨也矧鳳毛麟趾承顏獻瑞則嗣此而
爲衛武公之九十爲太公之百二十爲名公之百八十又
豈有日異而月不同者哉要公之得此于天者非上與軒
轅同師而造廣成之室下與安期爲友而履松喬之庭也
惟敦厚精白之德一則純純則久是以難老得于天錫而
日恒川至未艾也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曰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請以是爲進觴侑

文文起西山新詠序

予自登太史公龍門授知于其祖孫父子間四世于茲矣
何幸得見文起其人以大慰予感知之素哉文起具鳳毛
麟趾之奇負吞雲握日之氣擅寸珠尺璧之珍操寒冰秋
月之潔蓋非毛穎所能稱述茲以禮闈試隙爲西山之遊
隨地紀勝隨勝成詩記則頡頏蘭亭東山詩則步驟康樂
長庚雖文豹之一班實大鵬之發軔也夫以文起之才而
戰藝再北宜不免扼腕于目前者不知信國三十而巍科
四十而將相王炎午猶以爲蚤矧茲賈生奏策之年陸機
作賦之日哉其飛鳴于三年之後固可探諸囊底斯時從

容于絲綸之閣優游于金玉之署與諸賢連轡方駕更唱迭和所以續斯游斯作者當自有在予故題其端以爲左券云

送趙侯晉擢比部圖詠序

海虞爲先賢桑梓地故每得賢令不獨海嶽鍾秀殆于學道之訓有歷千載而不磨者若趙侯則尤稱最云侯以豫章隆棟之材趙氏連城之器射策金馬發軔飛鳧於是乎有廬江之命下車而化浹鳴琴而政優當路小發矧于割鷄用游刃于解牛于是乎有琴川之移天監中有小縣有能遷大縣以寓獎勵者侯膺之矣琴川自昔號稱繁劇其

賦役其獄訟不啻倍廬江而已侯則興利剔蠹卹民造士
戴星而不言勞汲井而不言苦省徃彌盜起王覃無雙之
誣下士尊蒼守楊畫二鈞之諷疏鑿邁魯公之浦勸課爲
著作之林賦役超全椒之風肅化壓東明之政栽花紹河
陽之致建亭成喜兩之規他若立公田以助役置義倉以
備荒有更僕未易數者雖尹賞之自粟而移榮陽馮元叔
之自浚儀而徙始平其績不是過也有令如此輿論以爲
躋清要陟省臺有不俟著蔡而卜者茲僅僅止于比部之
擢或問曰侯得無薄淮陽哉予曰不然昔之辭靈丘而請
士師者蓋有其人矣士師刑官也而古人請之以政教之

施于邦國者有限不若平反之明于朝廷者無藝也今當
路以侯之治理而登之爲司寇之屬則自此而臺省銓司
一轉移之間耳矧侯無擇官而仕之心哉侯之將行也其
門下士徐廷葵輩方將登菁莪于驪歌頌樂只于祖道彙
其篇什佐之繪事裝潢成帙以爲行李獻屬予序其端因
不辭爲之先駢

縹緗閣草序

豪傑之士立身于宇宙間者非立功卽立言要在不朽計
而已今海內清晏守在四夷弓岐而不弦劍匣而不試故
日章以干城之才折衝之略得優游請告從容承顏紓情

潘輿恣意鄴架展豹韜于蔚文偃蛇矛而止武縹緗名閣
賦草充棟頡頏漢魏衙官梁陳翩翩武有其文以入立言
之域者乘時之暇爲之也非其才之不裕于立功也藉令
邊發奔命囊持赤白羽檄星馳烽火夜舉則日章必推轂
登壇擐甲秉鉞爲士卒先以報國恩將有汲汲皇皇席不
暇暖者矣而立言于縹緗間爲不朽計不旣豫乎較之選
伎徵歌流連歲月者其賢否奚啻百尺樓上下也顧輕千
里走書幣問序于山澤之癯者何昔杜元凱建平吳之功
已足垂千載名而且以左氏癖著爲集解以成一家之學
則所爲不朽計者固具舉矣乃復欲刻二石一沉萬山之

下一立峴山之上以爲陵谷變遷可以不磨其爲身後計者得無過乎竊謂有元凱之功烈著述則二石可無刻也日章之問序豈謂蒲柳之質芻蕘之言可當二石之任哉桓譚讀太玄以爲必傳願竊比焉若曰玄晏之重三都則吾豈敢

鄭徐四子莫逆序

易稱金蘭詩歌伐木交道之重于天下久矣故管鮑篤分金之誼雷陳締膠漆之盟王貢起彈冠之誼范張踐鷄黍之約率是道也若鄭徐四君者其猶行古之道哉夫其羈旅盍簪情逾傾蓋同姓異姓鈞投卽次之安于野于宗金

夏懷資之裕身雖逐乎奇贏而道義是崇心雖計于有無而廉賈交儼以莫逆命社是之取爾然莫逆云者豈欲取申侯之愛從而舍管蘇之憎順哉傳曰有言逆于爾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爾心必求諸非道逆未嘗不可也如其道則逆亦莫逆也非其道則莫逆亦逆也明此而寒溫可無改柯夷險可無易節如曰惟予言而莫之違則今夕秦晉明且吳越翟之署門管之割席能無虞乎吾懼人浮慕莫逆之名而未知所以爲莫逆故旣叙其聚樂之意而復爲發之以示儆庶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可庶幾云。

孫先生介壽序

原缺

萬曆昭陽單闕之歲，誕賓之月，爲上醫孫先生五十誕辰。季鵬董謀，所以稱百歲觴者，時先生神聖之名，籍甚江左。間以扁舟往來錫山松陵間，歸而迎醫者，屢復滿戶外。雖欲乘間一登先生之堂，無由也。不有以筆之能，必其祝言之畢乎。至是，授簡不佞。夫季鵬諸君，皆文章家，顧靳舉椽筆而下采，對菲者，何以不佞于先生。忝世誼，知之最深也。先生父子，皆授軒岐之術于濠上劉封公。封公之才，先生甚于才，其父悉舉其方書付之。先生雖傳衣鉢，紹箕裘，讀父書乎。其診脈也，見五臟癥結之狀，察陰陽支蘭之入考。尤害承制之故，稽滕理血脈之別，酌權衡繩墨之宜，若飲

上池水而視見垣一方人也故定嫌疑決可否或取效于俄頃或懸斷于隔歲若東方射覆罔不命中也雖俞跗秦越人乘陽慶淳于意不遠過矣且視病之緩急以爲先後不問病家之高下不較報禮之隆殺惟以起枯肉骨爲事是先生之自培其壽源者大矣故雖日不暇給席不暇暖口不停荅指不停案人不堪其雜遝而先生從容應之委曲周浹咸得其理神益清氣益和衝霜風冒赤日而不言勞渴不遑飲饑不及餐而不言苦是皆先生以治人者自治而養之有素也是獨不可以徵其能培壽源乎語云仁者壽醫固仁術也先生以仁心行仁術又以故居遜其弟

品之封享萬鍾之養爵祿則旣茂矣且也雛飛者橫金而
登庸豹隱者韞玉而待價至于東床宅相標賢檀美鳳雛
麟趾振振詵詵昔郭令公內外孫數十人不能悉憶其名
而領之今夫人亦將領之矣且也氣充神王善飯步捷非
若趙后之倚鬻而食資輦而行也其康寧也如此則自中
壽以躋上壽自七旬以至百齡固無俟一籌之漆三青之
報而可卜者是豈可幸而致哉蓋夫人之育于鼎族也則
爲閨秀歸于儒門也則爲賢嬪姑嬋藉之以解顏閭里聞
之而取則斷機之勤彰于勸勵拔葵之智發于相成持家
以素御下以仁人知少師相 聖主之功而不知夫人相

賢相之德則其克享諸福之隆者固宜爾也自少師之致
大政也從容于綠野之堂優游于平泉之署則夫人同其
造膺 存問之典奉蕃庶之錫則夫人同其榮以 帝壺
玉食爲舉案以冰綃璫簪爲荆布則又非若德耀之勤苦
而勞生鹿門之烟月而偕隱已也今日升煌煌之堂入濟
濟之席者非玉署之仙卽金門之彥而乃以藹蕘之言廁
于其間其與擊土鼓于鈞天之旁者曷異哉豈以通言或
人之所好擇者耶果爾請書以獻

刻選判序

唐人以書判拔萃取士吏部試判復差考判官三人較其

能否故高鉞及第以判入等補秘書省而韋溫以判入高等其父疑之乃出判目兩部試之則知唐代之取士亦嘗重書判矣故文苑英華文粹諸編及王張韓柳等集在在有之其鍊辭駢麗而用事切實亦文藝中一種奇觀也本朝科試貢選俱不廢此始亦其遺意哉吾友劉伯律留神典籍上下今古佔俾之業既已研精周悉而于書判一事亦究心焉凡諸籍所載悉羅而致之列爲兩編凡若干首惟程式之作不列姓名入彀之卷各著姓氏考古便今是雖非若葺山之寶然亦脩刊石之珍矣以是付之剞劂則從事于書判者無俟旁搜博采而展卷可盡不曰有全功

哉其視釋典溢于經坊誕言騰于書肆稗編灾木俚謠廢
楮者大不侔矣雖令長安紙貴可也刻成示予僭序簡端
藏說小萃後序

說部言人人殊而非必於正言無當也然鈞目之曰稗夫
歎境食稗不猶愈於榆皮草根蓋稗雖不能媲美五穀而
亦足以佐五穀之不足故孟氏謂苟爲不熟不如梯稗有
以也司馬氏作史於秦焚之後不但祖述經傳而于諸家
言各有採焉所謂禮失而求諸野非乎後此若雋永說苑
論衡詩細等籍列爲名家亦沉沉夥矣貫之固延陵博雅
士也于公餘日錄宦游紀聞諸種聚而成帙無俟遠搜于

孔壁汲冢而惟近取諸鄉邦之先哲不獨藏之帳中而欲公之同好徵文獻焉繩祖武焉編以甲乙同付剞劂命之曰藏說小萃嘉哉是役也後之緝郡乘者所籍豈鮮淺哉書成示予屬序其末簡故不辭添足云

還青亭詩序

凡物之歷冰雪耐歲寒者其質必堅故其流蔭可遠此所貴于松竹者也惟人亦有焉嘗三復子美松竹遠還青之句而知其寓意深矣因以驗東谷方公名亭之意而知其若有以自況也公故素封好行其德家緣火盜中落而以怨報者乘之有操戈者有閱墻者有下石者公惟率敦睦

之誼持哀多之謙弘還金之量守瘠取之節遵三自反之
訓至於非意相加人情所不能堪者咸以虛舟飄瓦視之
更罔有芥蒂于中釋氏所謂斷除一切煩惱習氣者實有
之矣可不謂凌冰雪耐歲寒乎其人一松竹也其選勝而
構之亭名亭而以還青無俟移根於徂徠渭川而松蒼竹
翠固收而納之曾次矣不必批龍鱗捋鳳尾而喬鬱勁節
固引而置之把玩矣故遠而望之若王宰圖山水咫尺作
萬里迫而卽之若羅山人彈三峽流泉而忽在窻戶間可
以杖屨優游於角巾緩帶之日可以觴詠流連於花辰月
夕之下可以賓朋勸酬於歲時伏臘之餘而令桐之談名

勝者自石室金鷄而外指不多屈斯亭旣以恢祖業於不
替亦以啟孫謀於無窮矣今文孫侍御公黃中復爲葺其
故而鼎新之以寄其追遠之思所謂遠還青者不于是焉
益驗乎先是有趙開府詠之於前而復得黃儀曹記之於
後一時敷文奏藻者若而人獻賦呈頌者若而人將使讀
蘭亭之作者想逸少之風觀醉翁之記者知永叔之樂味
豐樂之文者慕子瞻之高閣滄浪之什者識子美之韻則
所謂遠還青者又是乎一驗矣侍御將羅而成帙付之剞
劂以永其傳乃輕千里謀序于野豈以巖穴之下有身老
而才壯齒宿而意新若李百藥者乎僕非其人也然亦何

敢以衰劣辭勉爲序以復

張戶部紀遊序

遊可紀乎勝則紀不勝則不足紀也蓋局局轅下車衣食于閭里者固不知遊其知遊者浮慕向長而婚嫁未畢則不得遊其得遊者或限于濟勝無具不能千里命駕亦不得遊若夫遭時顯庸簪笏垂紳者宜勢可以遊矣而或微纒于輦轂之下桎梏于案牘之間則雖欲遊而亦不能也遊何容易而云可紀哉廣陵張使君無始誕育高華夙稱岐嶷矢志光昭下帷精研其佔俾之業遂與唐瞿諸名公並稱大家爲海內所注仰時雖未知遊而胸中丘壑則既

具矣迨釋褐廷對高等拜官戶曹奉直書量漕兩浙兩浙
有六橋二竺天目徑山諸勝是所當遊又漕政簡而治才
長時有餘暇可以選勝而一時諸文學素所傾慕者咸登
龍間業相與講藝於山間水涯而二三明府復爲之地主
焉是天假之遊也且一壺一榼各有所携一丘一壑惟其
所適屨不必蹠而無騶從之煩糧不必裹而無儲糈之費
山僧野老不知權筆溪漁巖樵視若儔侶殆與謝傅之東
山賭墅蘇長公之湖中了公事相頡頏焉身宦遊而實清
遊遊莫勝於此矣是不足紀乎紀成而以間序焉自非玄
晏奚當二都矧衰耄之夫塵埃筆研安能置喙其間特喜

其叙述之核摹寫之真一再讀而令人神馳心會則又惠我以臥遊矣故漫題其端云

白砂貢翁介壽序

予嘗讀漢書見貢少翁以明經潔行徵而詔許之以伯夷之廉史魚之直知其人規規準繩動遵矩度而於投轄而留賓客後列女樂而進門生者則未之聞也然則士必極精於禮法乎則嘗聞貢先生者殆江左之偉人而猶存晉人之風者也先生爲江陰禹族世多賢顯至有祀鄉賢祀名宦者其貽謀之遠則既有自矣先生自遊膠庠名已籍甚中歲不售而以例拜官如相如之爲郎非其好也亦豈

推轂無人而彈冠未遂邪先生既不試於國而試於家巖
不嗃嗃和不嘻嘻以爲家人範家廟必飭堂構惟新以爲
家政鵠架有萬卷積而益豐手惟一編久而不倦今年壽
躋八十矣顏丹色澤足稱耆英顧曲賞音無異少壯神清
意平百力皆寧蓋繩禹武而兼遵融之風者乎歲序初開
壽席旣張賓朋咸集以杖朝之年享素封之樂誠可賀矣
陳君豫國以秦晉之誼潘楊之好謀所以稱百歲觴者以
爲葛玄之瓜趙升之桃其核無可易致也王遠之脯長房
之鮓其肴無可易求也偃佺之松實劉阮之胡麻其食不
可強要也乃不遠三百里而徵言以當南山之章予念其

意之恪也不容辭聊爲之序

沈受繁四書初稿序

客有自冀北之野欲涉乎具區之濱將就津人而問操舟
乎抑習於輪輿而貢之操也受繁曩嘗以尚書義登之剡
厠居一爲之序居一固津人之善遊而忘水者序之宜也
今茲將梓其四書稿而問序於予則臨淵而羨望泮而歎
者其能談時義哉雖然時義自震澤王公而後首推唐瞿
二公予嘗締交於元卿而爲荆川先生子客荷其倒屣得
聞其緒論矣至昆湖先生則登其龍門而再蒙考閱進之
爲高第弟子豈無所竊聞尊所聞以律之今則有不必然

者蓋近世土梗經傳而警歎玄宗口脗釋氏豈若異繁此
稿不狗時亦不忤時淵而不沉爽而不浮約而不齷腴而
不靡颯颯乎洋洋乎先進矩度焉猶之蘭橈桂檝霄檣雲
帆罔不悉具雖以之乘長風破萬里浪亦奚不可是不當
梓之以公同調乎幸以斯言質之居一倘不以爲不然庶
可存之以備先駟

許覺父江楓集序

閩關之西有楓橋焉楓橋之隅有江村焉江村之名何昉
乎因唐人張祐有江村漁火之句而得名也覺父居楓橋
江村之闢而詩名如祐故命其集曰江楓如趙岐之字邠

也夫集以所居名則晨聽寒山之疎鐘夕觀江村之漁火
宜所諷詠者近取諸所居而已而或負笈覽勝或放舟訪
友或爲登樓之感或爲彈鋏之歌豈專在楓橋江村間哉
或意覺爰借此以博名高引接轂於閭巷過高軒於席門
分廷抗禮於皇皇之堂而驚眩俗目予獨不以爲然覺爰
方遊膠庠業佔俾使其遇也則排金入紫然藜吐華固可
以膺和鳴之盛贊黼黻之猷卽不遇亦可以藏之名山登
之鄴架公之同調令山澤之侶家傳而戶習之亦不失爲
江楓間一盛事也且旣失去而有兒子伯樞若張安世之
識三篋亡書若蔡中郎女之直草惟命遂令微言幾絕而

續煥然復還舊觀則覺南之遇不遇不可必而此集之遇
可必所以令張祐不得專美於前而使江楓間稱地靈人
傑者端在於此故予雖以眩暈不能構思而亦勉爲之序

原缺

丁酉元旦

歲序周廻喜賜環春風消息薜蘿關
尊前柏酒頻稱壽堂上萱親應解顏
棋局無勞分黑白簪纓端不易斑斕
筆耕已足資三徑何用求錢別買山

上元風雨漫作

去歲上元逢雪後六街雪月助燈輝
今歲豈無燈月夕滿城雨雪作寒威
無論聚散皆陳迹但看陰晴已鏡機
不恨小齋成獨坐老來應與世情違

春初雷雪交作

昔驚春雪霏雷後今訝春雷動雪中
何事陰陽相薄處似

垂天地不言功已嫌開歲多水霰那復先時起蟄虫安得
西山忽生色浮雲散盡夕陽紅

兩朝八命為陸都運賦

明廷對策快登庸聲價雲間陸士龍官似積薪頻考最功
饒煮海足王供焯煌巽命榮三葉次第綸音計八封藜藿
廿年慚附驥祗應心熱羨秦松

送劉太學取解南都

公幹才名邁五君彌年挾策氣凌雲經傳二戴成麟趾賦
就三都歷鳳羣共道璧應收楚日須知客有薦雄文天街
不遠登瀛路策馬秋風挹桂芬

恭聞 大工將興

鼎建還瞻漢建章歸然復見魯靈光千門萬戶雲霄外碧
瓦朱甍日月傍宮室豈須卑夏禹土茅何用述陶唐第令
大匠持繩墨自有奇材作棟梁

壽吳恭先

近山紫氣護芙蓉熙世丘園老卧龍竹箭自應充禹貢松
喬元不藉秦封濯纓自得歌漁父講席還宜禮辟雍信是
仙流如曼倩萬言先已足三冬

壽蔣參岳

勤宣中外頌聲揚予告歸來鬢未蒼腰下橫金三命重膝

前森桂五株芳臯橋上築新花徑角里移舟舊草堂信是
期願仁可必竭來常進百年觴

壽李封公次江明府韻

不羨梁園賦子虛倦遊寧似馬相如小山近矣堪招隱高
舉超然已卜居寄興一尊陶令酒傳家萬卷鄴侯書稱觴
喜及泥金後即是闕門紫氣餘

飲吳都諫公美歸來草堂次丁歲薦仲理韻

一從抗疏出金扉二徑歸來鳥倦飛宅後池塘還淡淡城
隅楊柳自依依乘春亦可携明月上夜重看應少微取醉
不辭淹坐久主人頻誦客無歸

城難守予荅云城小而堅者易守難攻戚咲而領之且謂予知兵夫知兵則予豈敢若日章之談兵則固知其不誣已第三教諸篇予固遊方之內者故凡方外之語槩焉未窺其藩籬焉覩其叅吾道而三之哉日章兼才旁通當自有真見也